



玩心未老

□张春英

今天是我的微信公众号“蒲公英小院”三周岁生日。早晨上班坐在公交车上就想，送它什么生日礼物呢。蛋糕或者巧克力？还是送一株“小草”吧。

在它一周岁生日时，我写了一篇《书写着，就不会老去》。这篇文字刊发在《新安晚报》上。于是，“小院”引来了不少陌生的朋友。大概因为某一段文字，或是某一句话，刚好不巧地撞进了朋友们的心坎儿。茫茫人海，邂逅一两个趣味相投的朋友，已是人生之幸运也，实在不敢奢望更多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来了，走了，是过客；不走的才是真缘。感谢一路相伴的朋友。

那天，一位友人说：“这段时间看见你的文字，特羡慕你，我现在再也憋不出来文字了。”

我说：在家无聊，写着玩呗。

玩是人的本性。人除了为生活而必须顺应或正色面对的劳作之外，闲暇之余，都有一颗好玩之心。只是每个人玩的方式不同：有人下棋，有人打牌，有人跑步，有人旅行，有人K歌，有人跳舞，有人做美食……

而无论玩什么，那必定是自己喜欢且从中享受快乐的一种方式。

对于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来说，闲暇时光喜欢一个人自娱自乐。读一点有趣的闲书，码一些无用的文字。像儿时一个人玩过家家，搬动着石子石块，孤寂，但有一种陶醉的快乐。

刚开始注册“蒲公英小院”，有朋友说：“佩服你的勇气。我想开公众号，可一直没敢注册。”当时我很纳闷：微信公众号谁都可以随便注册，为什么不敢呢？

后来想想，我真是无知者无畏。居然不自量力地闯入茫茫网海，又冒冒失失地做了海底一粒微尘。可又一想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谁不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。

微信公众号登录页面有一句口号：“再小的个体，也有自己的品牌。”我不喜欢这句口号。觉得它给人某种压力，好像平台上必须得展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似的。

我想说：再小的个体，也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不一定有自己的品牌，但一定是真实的个体。

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说：“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。”

普通人的生活里没有多少值得纪念的东西，写字不过是记录日常的碎碎念念。当光阴流逝，岁月变老，再回头看看那些定格在时光里的文字，在如沙砾一样的碎碎念念里，寻找一点过去的印迹，让那些老去的记忆慢慢打开。

《书写着，就不会老去》，其实，我又老了两岁。皱纹添了几道，白发多了几根，只是一颗玩心未老也。

八月瓜，九月炸

□周晓绒

我一把年纪，却对世间的一切抱有好奇之心。童心之眼看世界，每日有欣喜。回家路上，望见路边有三四个塑料箩筐，筐里有紫色和棕黄色形似香蕉的果子。从来没见过，我忍不住驻足观看。看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八月瓜？”卖瓜大姐如遇知音，笑脸相迎说：“对的，对的。你咋知道名字呢？”

我这一喊，本来孤零零只有大姐一人的摊位，马上迎来好几个人问询。我掏出手机，跟摊主说：“我把你发到抖音上去。”大姐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认识。”

八月瓜生长在一种常绿藤本植物上，呈椭圆形，比香蕉略短、稍大，未成熟时为青绿色或者银灰色，成熟后变成紫色或者棕黄色。八月瓜很小众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可是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

十多年前，跟朋友去爬山，我们一行四五人，误入宁海深叻的深山。荒芜的山路，被柴草湮没。世上的路，走的人少了，就成了荒陌。靠着领头人的胆大，循着隐约的路径，一路屏息向前。见蛇蛻，头皮发麻。好在天气已入秋，人又多，你不怕我也不怕，一群人像顽劣的少年，大胆托着小胆，结伴前行。高树被一株藤蔓缠住，树上吊着一只青色的弯月似的果子。果子在秋风中荡秋千，悠闲自在。我们好奇这是啥果子。朋友得意地说：“这是八月瓜，好多年没见了。”

我用仰慕的目光看着她，问她这瓜能吃吗？她说：“当然能吃！甜滋滋的，可好吃了。”一听说吃，我就琢磨着把它撩下来，尝个鲜。正当我拿着棍子往上捅的时候，她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大笑着说：“不能吃！苦的。”我就差当场跟她翻脸，上一秒说甜的，下一秒说苦的，你算啥意思？她笑得夸张了，说：“八月瓜，九月炸。只有等它熟透了，炸开了，才能吃。现在青的，还没成熟，苦的。”原来如此。她说：“等到九月，我们再来摘。”八月瓜没摘到，她看见一株很大的柿子树，长着野柿子。她想爬上去摘，树太高，怕出危险，大家不

让她爬。在我们的制止声中，她猴子般蹿上树，摘了很多青柿子，说回家焐熟了吃。

第二次见八月瓜是在贵州，一群当地妇女在卖。我患得患失，怕不好吃，也就没敢去尝试。我们不敢尝的理由是水果店里不卖的，基本上不好吃。好吃的，肯定会培育出来，流行起来。犹疑之际，他们说要去看表演，也就走了。

时隔多年再次相遇，也是缘分，我不想错过，也想揭秘八月瓜的味道。我是个颜值控，就挑了一个比较大，紫色，炸开得恰好的。没到斤两，大姐给我一个很小的作为添秤。我拎回家，放在白色的桌台上拍照。白色的桌台，紫色的瓜，炸开的皮，露出里面象牙白的果肉，黑色的籽若隐若现。这样的场景，很吸引我去品尝，可我又不敢轻易下嘴，恍惚间还觉得是否我记错了，大姐也没说能不能吃，记忆中的八月瓜不是紫色的。我对着这个诱惑我的果子，又馋又不敢，无限纠结。

我跟我家先生说，要不我尝尝？如果产生过敏或中毒，你得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。他笑着说，不会的，过敏了我送你就医。闻听此言，我小心翼翼剥开两边的皮，用小刀割出一段，叉着吃。又是刀，又是叉，吃得相当隆重，颇有仪式感。淡香，寡甜，傲气，疏离，我品出此瓜独特的个性。有旷谷幽兰的气质，仿佛不是红尘之物。你问我，到底吃到了啥？我得告诉你，吃的是包裹着的一点点东西，很黏糊，有点甜，像乳酪；香蕉似的果肉，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黑籽，一粒粒还挺粗硬的。我感觉吃了个寂寞，吃出了豌豆射手，突突突个没完，也像加特林机关枪，更像胡巴，石子喷不停。

先生也尝了一截，一下就没。我见没了，就有点贪，靠近蒂头还剩一点，也去舔舔，结果像吃了青柿子一样，生涩之味让舌头发厚。

四川同事用她的广元话说：“八月瓜九月炸，哪个吃了生娃娃。”我问她：“不让女孩吃？真的吗？”同事说，玩笑而已。

总第7240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